

□ 文/图 张燕

武大郎死后,潘金莲点了一盏长明灯,并在报恩寺请来四个僧人念经超度。在家停放三日后,被人抬到城外化人场烧化,然后将骨灰撒在骨池中。

这是《金瓶梅》中,对武大郎葬礼的描写。

明清时期,临清凭借运河漕运,成为江北五大商埠之一,享有“富庶甲齐郡”“繁华压两京”的美誉。临清商人中,外来者占“十之八九”。古人讲究落叶归根,商人故去后,多烧化肉身,由家人携骨灰而归。

《金瓶梅》中烧化武大郎的地方,被称作化人场。火神庙胡同便是当时的化人场之一,火神庙胡同呈东西向,长70米,因西首路北建有火神庙而得名。明清时期,无数商人在这里“浴火”后回归故里。



正在修缮中的运河钞关

火神庙胡同 在时光深处“浴火重生”

1 因火神庙而得名

这是一条隐于“闹市”的胡同,它西连“舟车络绎、商贾辐辏”的会通街,东接拥有关税征收额占全国八大钞关之首——临清运河钞关的后关街。胡同不长,但笔直齐整,从这头能一眼望见那头。

位于胡同西首路北的火神庙,不是这条胡同里最早的建筑。但这条胡同,因它而得名。“庙不大,只有一间,北墙正中竖写‘火神庙’三个大字。”现年81岁的住户申巧荣至今还能记起火神庙的样子。

火神庙的存在,与临清鼓铸局的成立

有关。民国二十四年(1935年)《临清县志》记载:“崇祯十二年(1639年),临清鼓铸局在东水门外,有炉三十余座,每年领钱八万两买铜铸钱,支应各属饷。”

“临清鼓铸局最初设在钞关,清初搬至东水门外。鼓铸局内的炉匠为祭拜‘火神’祝融,在钞关西南角建了这座火神庙。鼓铸局搬离后,火神庙一度沦为化人场。”临清胡同文化研究者刘英顺考证后说。

明清时期,临清商人中“十之八九”为外来者。外商故去后有三种安葬方式:埋

于义地,返乡时迁坟归家;葬于荒郊河滩,三五年后携骨殖返乡;火葬后携骨灰归家。化人场即当时焚烧死者之地。

有了后关街、会通街的“提携”和火神庙经久不衰的香火,名不见经传的火神庙胡同慢慢“火”起来。明清时期,无数商贾行人循着吆喝声,由运河西侧的后关街登岸,经此,涌向商品琳琅的会通街。

3 家门口的慢生活

在过去的六百余年里,火神庙胡同绝大多数时间是安静的。它不争不抢,不卑不亢,犹如一棵倔强的白杨,伫立在时光深处。它没有时光的年轮中迷失自己,反而“浴火重生”,绽放出不一样的烟火。

1963年,“溢香斋”酱园实现公私合营7年后,安志强的父母在火神庙胡同“溢香斋”旧址上买下一块地,盖上几间小屋,而后举家由后关街搬迁至火神庙胡同。安志强在这里一住就是59年。

“当年,海河流域的特大暴雨引发洪水,我家老宅毁于洪水中。这才在‘溢香斋’旧址上买下一块地,举家搬迁到这里。”安志强回忆道,那时他刚11岁。火神庙胡同几乎承载了他的青春和记忆。

安志强在火神庙胡同的家不算大,但简朴而宁静。四方的院落,远离喧嚣,合围出一家人平平淡淡的幸福。闲暇时,他喜欢坐在院子里的躺椅上,安静地望着胡同内的风景,一看就是一下午。

这几年,胡同慢慢有了变化,安志强的平静生活也有了些许波澜。2013年,为了大运河申遗,我市启动临清运河钞关一期修缮工程,使这条原本走向衰落的百年老胡同重新散发出生命的气息。

3年后,临清运河钞关二期修缮工程拉开序幕。如今,随着游人的慢慢增多,安志强开始喜欢到胡同中转上几圈,兴致来了还会与游人攀谈几句。这是他的“新生活”,也是火神庙胡同的“新生”。

2 酱香“溢”四方

一座庙、一处酱园,与其他胡同商铺、大宅云集不同,火神庙胡同是专一的。它犹如一位痴情的翩翩少年郎,用自己的一生守护着他心爱的姑娘。这份执着,这份痴情,在百余条胡同中难能可贵。

清朝乾隆年间,世代居住于漳卫河西岸小屯村的单家,瞅准慢慢“火”起来的火神庙胡同,在胡同南侧买下一片空地,建起一座名为“溢香斋”的酱园,用来经营以祖传工艺腌制的本地酱菜。

“前店后厂,规模很大,占据了胡同南半部。铺子开在会通街,铺子后面一直到后关街全是腌制酱菜的地方,里面放着数不清的大酱缸,老远就能闻到香味。”居住在“溢香斋”旧址的安志强回忆道。

单家人做事精细,腌制的酱菜用料讲究,口感好。很快,“溢香斋”酱园声名鹊起。“溢香斋”出售的商品很多,尤以酱黄瓜、白醋最为出名。当时,其与济美酱园、茂盛酱园、远芳酱园并称“临清四大酱园”。

“溢香斋”生意好,单家人的生活也红火起来。繁盛时,他们在纸马巷买下一处占地1000余平方米的二进院落,作为安身立命之所。单家是本地人,其老宅建筑风格也沿用了鲁西北简单、朴实的建造特点。

从1953年起,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始实行系统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改造。3年后,“茂盛酱园”“远香斋”“溢香斋”“远芳酱园”等临清8家较有规模的酱菜副食店并入济美酱园,实现公私合营。